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三十二回 艷幟重張懸牌燕慶裡 義旗不振棄甲雞隆山

話說寶子固正和彩雲講到法國夫人自拉了亨斯美狂奔的話，忽聽門鈴亂響，兩人都吃了一驚。子固怕的是三兒得信趕來；彩雲知道不是三兒，卻當是菊笑暗地跟蹤而至。方各懷著鬼胎，想根問問，只聽下面大門的開關聲，接著一陣樓梯上歷碌的腳步聲、談話聲。一到房門口，就有人帶著笑地高聲喊道：「好個閻羅包老，拐了美人偷跑，現在我陳大爺到了，捉奸捉雙，看你從那裡逃！」寶子固在裡面哈哈一笑地應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有的是朋友會調停。只要把美人送回大英，隨他天大的事情也告不成。」就在這一陣笑語聲中，有一個長身鶴立的人，肩披熟羅衫，手搖白團扇，翹起八字鬚，眯了一線眼，兩臉緋紅，醉態可掬，七跌八撞地衝進房來道：「子固不要胡扯，我只問你，把你的美人、我的芳鄰藏到那裡去了？」子固笑道：「不要慌，還你的好鄉鄰。」回過頭來向彩雲道：「這便是剛纔和你談的那個英、法兩夫人決鬥搶奪的陳驥東。」又向驥東道：「這便是你從前的鄉鄰、現在的房客，大名鼎鼎的傅彩雲。我來給你們倆介紹了罷！」驥東啐了一口道：「嘎，多肉麻的話！好象傅彩雲只有你一個人配認識。我們做了半年多鄉鄰，一天裡在露臺上見兩三回的時候也有，還用得著你來介紹嗎？」彩雲微微地一笑道：「可不是，不但陳大人我們見的熟了，連陳大人的太太也差不多天天見面。」子固道：「你該謝謝這位太太哩！」彩雲道：「呀，我真忘死了！陳大人幫我的忙，替我想辦法，容我到這裡住，我該謝陳大人是真的。」驥東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何消謝得！」子固拍著手道：「著啊，何消謝得！若不是法國太太逼走了瑪德姑娘，驥東哪裡有空房子給你住呢！你不是該謝太太嗎？」驥東道：「子固盡在那裡胡說八道，你別聽他的鬼話。」彩雲道：「剛纔寶大人正告訴我法國太太和英國太太吵翻的事呢，後來法國太太自拉了亨斯美上哪兒去了呢？就請陳大人講給我聽罷。」驥東聽到這裡，臉上立時罩上一層愁雲，懶懶地道：「還提她做什麼，左不過到活閻羅那裡去告我的狀罷咧！這件事總是我的罪過，害了我可憐的瑪德。你要知道這段歷史，有瑪德臨行時留給我的一封信，一看便知道了。」瑪德正去床面前鏡臺抽屜裡尋出一個小小洋信封的時候，一個僕歐上來，報告晚餐已備好了。驥東道：「下去用了晚餐再看罷。」三人一起下樓，來到大餐間。只見那大餐間裡圍滿火紅的壁衣，映著海綠的電燈，越顯出碧沉沉幽靜的境界。子固瞥眼望見餐桌上只放著兩副食具，忙問道：「驥東，你怎麼不吃了？」驥東道：「我今天在密採裡請幾個瑞記朋友，為的是謝他們密派商輪到臺南救了劉永福軍門出險，已吃得醉飽了，你們請用罷！」彩雲此時一心只想看瑪德的信，向驥東手裡要了過來。一面吃著，一面讀著，但見寫的很沉痛的文章，很娟秀的字跡道：

驥東我愛：我們從此永訣了。我們倆的結合，本是一種熱情的結合。在相愛的開始，你是迷惑，差不多全忘了既往；我是痴狂，毫沒有顧慮到未來。你愛了我這了解你的女子，存心決非欺騙；我愛了你那有妻的男子，根本便是犧牲。所以我和你兩人間的連屬，是超道德和超法律的。彼此都是意志的自動，一點不生怨和悔的問題。我隨你來華，同居了一年多，也享了些人生的快樂，感了些共鳴的交響，這便是我該感謝你賜我的幸福了。前日你夫人的突然而來，破了我們的秘密，固然是我們的不幸。然當你夫人實彈舉槍時，我極願意無抵抗地死在她一擊之下，解除了我們難解的糾紛。不料被你橫身救護，使你夫人和我的目的，兩都不達。頓把你夫人向我決鬥的意思，變了對你控訴，一直就跑到新衙門告狀去了。幸虧寶識官是你的朋友，當場攔住，不曾到堂宣布。

把你夫人請到他公館中，再三勸解，總算保全了你的名譽。可是你夫人提出的條件，要她不告，除非我和你脫離關係，立刻離華回國。寶子固明知這個刻酷的條件你斷然不肯答應，反瞞了你，等你走後，私下來和我商量。

驥東我愛：你想罷，他們為了你社會聲望計，為了你家庭幸福計，苦苦地要求我成全你。他們對你的熱忱，實在可感，不過太苦了我了！驥東我愛：咳！罷了，罷了！

我既為了你肯犧牲身分，為了你並肯犧牲生命，如今索性連我的愛戀、我的快樂，一起為你犧牲了罷！子固代我定了輪船，我便在今晨上了船了。驥東我愛：從此長別了；恕我臨行時竟未向你告別。相見無益，徒多一番傷心，不如免了罷！身雖回英，心常在滬。願你夫婦白頭永好，不必再念海外三島間的薄命人了。

瑪德留書。

彩雲看完了信，向驥東道：「你這位英國夫人實在太好說話了。叫我做了她，她要決鬥，我便給她拚個死活；她要告狀，我也和她見個輸贏。就算官司輸了，我也不能甘心情願輸給她整個兒的丈夫。」驥東嘆一口氣道：「英國女子性質大半高傲，瑪德何嘗是個好打發的人。這回她忽然隱忍退讓，真出我意料之外，但決不是她的怯懦。她不惜破壞了自己來成全我，這完全受了小仲馬《茶花女》劇本的影響。想起來，不但我把愛情誤了她，還中了我文學的毒哩！怎叫我不終身抱恨呢！」彩雲道：「那麼，你怎麼放她走的呢？她一走之後，難道就這麼死活不管她了？陳大人你也太沒良心了！」驥東還沒回答，子固搶說道：「這個你倒不要怪陳大人，都是我和金遜卿、古冥鴻幾個朋友，替陳大人徹底打算，只好硬勸瑪德吃些虧，解救這一個結。難得瑪德深明大義，竟毫不為難地答應了。所以自始至終，把陳大人瞞在鼓裡。直到開了船，方纔宣布出來。陳大人除了哭一場，也沒有別的法兒了。至於瑪德的生活費，是每月由陳大人津貼二□金鎊，直到她改嫁為止。不嫁便永遠照貼，這都是當時講明白的。現在陳大人如有良心，依然可以和她通信；將來有機會時，依然可以團聚。在我們朋友們，替他處理這件為難的公案，總算□分圓滿了。」驥東站起身來，向沙發上一躺道：「子固，算我感激你們的盛情就是了，求你別再提這事罷！到底彩雲正式懸牌的事，你們商量過沒有？我想，最要緊的是解決三兒的問題。這件事，只好你去辦的了。」子固道：「這事包在我身上，明天就叫人去和他開談判，料他也不敢不依。」彩雲道：「此外就是租房子、鋪房間、僱用大姐相幫這些不相干的小事，我自己來張羅，不敢再煩兩位了。」驥東道：「這些也好叫菊笑來幫幫你的忙，讓我去暗地通知他一聲便了。」彩雲聽了驥東的話，正中下懷，自然□分的歡喜稱謝。子固雖然有些不願菊笑的參加，但也不便反對驥東的提議，也就含糊道好。當下驥東在沙發上起來，掏出時計來一看，道聲：「啊，已經□一點鐘了。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去，明天再來和你們道喜罷！」說著，對彩雲一笑。彩雲也笑了一笑道：「我也不敢多留，害陳大人回去受罰。」子固道：「驥兄先走一步，我稍坐一會兒也就要走。」子固說這話時，驥東早已頭也不回，揚長出門而去。一到門外，跳上馬車，吩咐馬夫，一徑回靜安寺路公館。驥東和他夫人，表面上雖已恢復和平，心裡自然存了芥蒂，夫婦分居了好久了。當驥東到家的時候，他夫人已經息燈安寢。驥東獨睡一室，對此茫茫長夜，未免百感交集。在轉輾不眠間，倒聽見了隔壁三兒家，終夜人聲不絕，明知是尋覓彩雲，心中暗暗好笑。

次日，一早起來，打發人去把菊笑叫來，告訴了一切，又囑咐了一番。菊笑自然奉命惟謹地和彩雲接頭辦理。子固也把孫三兒一面安排得妥妥貼貼，所有彩雲的東西一概要回，不少一件。不到三天，彩雲就擇定了吉日良時，搬進燕慶裡。子固作主，改換新名，去了原來養母的姓，改從自己的姓，叫了曹夢蘭。定製了一塊朱字銅牌，插了金花，掛上彩球，高高掛在門口。第一天的開臺酒，當然子固來報效了雙雙臺，叫了兩班燈擔堂名，請了三四□位客人，把上海灘有名的人物，差不多一網打盡，做了一個群英大會。從此芳名大震，哄動一時，窟號銷金，城開不夜，說不盡的繁華熱鬧。曹夢蘭三字，比四金剛還要響亮，和琴樓夢的女主人花翠翠齊名，當時號稱「哼哈二將。」閑言少表。

卻說那一天，驥東正為了隨侍威毅伯到馬關辦理中日和議的兩個同僚。烏赤雲和馬美菽新從天津請假回南，到了上海。驥東替他們接風，就借曹夢蘭妝閣，備了一席盛筵，邀請子固、冥鴻、遜卿，又加上一個招商局總辦、從臺灣回來的過肇廷做陪客。驥東這一局，一來是替夢蘭捧場，了卻護花的心願；二來那天所請的特客，都是刎頸舊交，濟時人傑，所以老早就到。就是赤雲、美菽一班客人，因為知道曹夢蘭便是傅彩雲的化身，人人懷著先睹為快的念頭，不到天黑，陸陸續續地全來了。夢蘭本是交際場中的女王，來做姐妹花中的翹楚，不用說靈心四照，妙舌連環，周旋得春風滿座。等到華燈初上，宴宴甫開，驥東招呼諸人就座。夢蘭親

手執了一把寫生鏤銀壺，遍斟座客。赤雲坐了首席，美菽第二，其餘肇廷、子固、冥鴻、遜卿依次坐定。夢蘭告了一個罪，自己出外應徵去了。這裡諸客叫的條子，大概不外林、陸、金、張四金剛，翁梅倩、胡寶玉等一群時髦官人。翠暖紅酣，花團錦簇，不必細表。當下驥東先發議道：「我們今日這個盛會，列座的都是名流，侑酒的盡屬名花，女主人又是中外馳名的美人，我要把『清平調』的『名花傾國兩相歡』，改做『傾城名士兩相歡』了。」大家拍手道好。子固道：「驥兄固然改得好，但我的意思，這一句該注重在一個『歡』字。傾城名士，兩兩相遇，雖然是件韻事，倘使相遇在烽火連天之下，便不歡樂了。今天的所以相歡，為的是戰禍已消，和議新結。照這樣說來，豈不是全虧了威毅伯春帆樓五次的磋商，兩公在下關密勿的贊助，方換到這一响之歡。我們該給赤兄、美兄公敬一杯，以表感謝。」遜卿道：「在煙臺和日使伊東已正治交換和約，是赤翁去的，這是和議的成功。赤翁該敬個雙杯。」

赤雲捋鬚微笑道：「諸位快不要過獎，大家能罵得含蓄一點，就□分的叨情了。這回議和的事，本是定做去申吃力不討好的戲文。在威毅伯的鞠躬盡瘁、忍辱負重，不論從前交涉上的功罪如何，我們就事論事，這一副不要性命並不顧名譽的犧牲精神，真叫人不能不欽服。但是議約的結果，總是賠款割地，大損國威。自奉三品以上官公議和戰的朝命，反對的封章電奏，不下百□通。臺灣臣民，爭得最為激烈。尤其奇怪的，連老成持重的江督劉焜益，此說戰而不勝，尚可設法撐持。鄂督莊壽香極端反對割地，洋洋灑灑上了一篇理有三不可、勢有六不能的鴻文，還要請將威毅伯拿交刑部治罪哩！我們這班附和的人，在袞袞諸公心目中，只怕寸殊不足蔽辜呢！」美菽道：「其實我們何嘗有什麼成見，還夠不上象蔭白副使一般，有一個日本姨太太，人家可以說他是東洋駝馬。自從劉公島海軍覆沒後，很希望主戰派推戴的湘軍，在陸路上得個勝仗，稍挽危局。無奈這位自命知兵的何太真，只在田莊臺掛了一面受降的大言牌，等到依唐阿一逃，營口一失，想不到縵巾羽扇的風流，脫不了棄甲曳兵的故事，狂奔了一夜，敗退石家站。從此湘軍也絕了望了。危急到如此地步，除了議和，還有甚辦法？然都中一班名流，如章直蜚、聞鼎儒輩，在松筠庵大集議，植鬚奮鬣，飛短流長，攻擊威毅伯，奏參他□可殺的罪狀呢！」肇廷道：「何太真輕敵取敗，完全中了書毒。其事可笑，其心可哀，我輩似不宜苛責。我最不解的，莊壽香號稱名臣，聽說在和議開始時，他主張把臺灣贈英。政府竟密電翁養魚使臣，通款英廷。幸虧英相羅士勃雷婉言謝絕，否則一個女兒受了兩家茶，不特破壞垂成的和局，而且喪失大信。國將不國，這纔是糊塗到底呢！」

冥鴻插嘴道：「割臺原是不不得已之舉，臺民不甘臣日，公車上書反抗，列名的千數百人。在籍主事邱逢甲，創議建立臺灣民主國，誓眾新竹，宣布獨立。我還記得他們第一個電奏，只有□六個字道：『臺灣士民，義不臣倭，願為島國，永戴聖清』。這是一時公憤中當然有的事。可恨唐景嵩身為疆吏，何至不明利害！竟昧然徇臺民之請，憑眾抗旨，直受伯理璽天德印信，建藍地黃虎的國旗，用永清元年的年號，開議院，設部署，行使鈔幣，儼然以海外扶餘自命。既做此非常舉動，卻又無絲毫預備。不及□日，外兵未至，內亂先起，貽害臺疆，騰笑海外！真是『畫虎不成』，應了他的旗幟了！就是大家崇拜的劉永福，在臺南繼起，困守了三個多月，至今鋪張戰績，還有人替劉大將軍草平倭露布的呢！沒一個不說得他來像生龍活虎，牛鬼蛇神。其實都是主戰派的造言生事，憑空杜撰。守臺的結果，不過犧牲了幾個敢死義民，糟蹋了一般無辜百姓，等到計窮身竭，也是一逃了事罷了。」驥東聽到這裡，勃然作色道：「冥鴻兄，你這些都是成敗論人的話，實在不敢奉教！割讓臺灣一事，在威毅伯為全局安危，策萬全，忍痛承諾，國人自應予以諒解。在唐劉替民族存亡爭一線，仗義揮戈，我們何忍不表同情！我並不是為了替德卿運動外交上的承認，代淵亭營救戰敗後的出險，私交上有心袒護。只憑我良心評判，覺得甲午戰史中，這兩人雖都失敗，還不失為有血氣的國民。我比較他人知道些內幕，諸位今天如不厭煩，我倒可以詳告。」赤雲、美菽齊聲道：「臺事傳聞異辭，我們如墜五里霧中。驥兄既經參預大計，必明真相，願聞其詳。」

驥東道：「現在大家說到唐景嵩七天的的大總統，誰不笑他虎頭蛇尾，唱了一齣滑稽劇。其實正是一部民族滅亡的傷心史，說來好不淒惶。當割臺約定，朝命景嵩率軍民離臺內渡的時候，全臺震動，萬眾一心，誓不屈服；明知無濟，願以死抗。邱逢甲、林朝棟二人登臺一呼，宣言自主，贊成者萬人。立即雕成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印綬，鼓吹前導，民眾後擁，一路哭送撫署。這正是民族根本精神的表現。景嵩受了這種精神的激蕩，一時義憤勃發，便不顧利害，朝服出堂，先望闕叩了九個頭，然後北面受任。這時節的景嵩，未嘗不是個赴義扶危的豪傑。再想不到變起倉皇，一蹶不振。議論他的，不說他文吏不知軍機，便說他鹵莽漫無布置，實際都是隔靴搔癢的話。他的失敗，並不失敗在外患，卻失敗在內變。內變的主動，便是他的寵將李文魁。」

「李文魁的所以內變，原因還是發生在女禍。原來景嵩從法、越罷戰後，因招降黑旗兵的功劳，由吏部主事外放了臺灣道，不到一年升了藩司，在宦途上總算一帆風順的了。景嵩卻自命知兵，不甘做庸碌官僚，只想建些英雄事業，所以最喜歡招羅些江湖無賴做他的扈從。內中有兩個是他最賞識的，一個姓方，名德義；還有一個便是李文魁。方德義本是哥老會的會員，在湘軍裡充過管帶，年紀不過三□來歲，為人勇敢忠直，相貌也魁梧奇偉。李文魁不過一個直隸游匪，混在淮軍裡做了幾年營混子。只為他詭計多端，生相凶惡，大家送他綽號，叫做『李鬼子』。兩人都有些膂力。景嵩在越南替徐延旭護軍時，收撫來充自己心腹的。後來景嵩和劉永福、丁槐合攻宣光，兩人都很出力。景嵩把方德義保了守備，文魁只授了把總。文魁因此心上不憤，常常和德義發生衝突。等到景嵩到了臺灣，兩人自然跟去，各派差使。又為了差使的好壞，意見越鬧越深。文魁是個有心計的人，那時駐臺提督楊岐珍統帶的又都是淮軍；被文魁暗中勾結，結識了不少黨羽，勢力漸漸擴大起來。景嵩一升撫臺，便馬馬虎虎委了德義武巡捕，文魁親兵管帶。文魁更加不服。景嵩知道了，心裡想代為調和，又要深結文魁的心。正沒有辦法，也是合當有事，一日方在內衙閑坐，妻妾子女圍聚談天，忽見已出嫁的大女兒余姑太身邊站著一個美貌丫環，名喚銀荷。那銀荷本是景嵩向來注意，款待得和群婢不同，合衙人都戲喚她做候補姨太太。其實景嵩倒沒自己享用的意思，他想把她來做鈎餌，在緊急時釣取將士們死力的。那時，他既代臺廉村接了巡撫印，已移劉永福軍去守臺南，自任守臺北。日本軍艦有來攻文良港的消息，正在用人之際，也是利用銀荷的好時機，不覺就動了把銀荷許配文魁的心。當下出去，立刻把文魁叫到簽押房，私下把親事當面說定，勉勵了一番，又吩咐以後不許再和德義結仇。」

「在景嵩自以為操縱得法，總可得到兩人的同心協力。誰知事實恰與思想相反。只為德義同文魁平常都算景嵩的心腹，一般穿房入戶，一般看中了銀荷，彼此都要向她獻些小殷勤，不過因為景嵩的態度不明，大家不敢□放放肆罷了。如今景嵩忽然把銀荷賞配了文魁，文魁狼子野心，未必能知恩斂跡。這個消息一傳到德義耳中，好似打了個焦雷。最奇怪的，連銀荷也哭泣了數天。不久，景嵩的中軍黃翼德出差到廣東募兵，就派德義署了中軍。文魁恃寵驕縱，往往不服從他的命令，德義真有些耐不得了。有一次，竟查到文魁在外結黨招搖的事，拿到了唾血的盟書，不客氣地揭稟景嵩。景嵩見事情鬧的實了，只得從寬發落，把文魁斥革驅逐了。文魁大恨，暗暗先將他的黨羽布滿城中和撫署內外，日夜圖謀，報仇雪恨。恰好獨立宣布，景嵩命女婿余鑾保護家眷行李，乘輪內渡，銀荷當然隨行。文魁知道了署裡肯依，立時集合了同黨，商議定計，一來搶回銀荷；二來趁此機會反戈擡署，把景嵩連德義一並戕殺，投效日軍獻功。這是文魁原定的辦法。當時文魁率領了黨徒三百多人，在城外要道分散埋伏下了，等到余鑾等一行人走近的當兒，呼哨一聲，無數塗花臉的強徒蜂擁四出。余鑾見不是頭，忙叫護送的一隊撫標兵，排開了放槍抵禦，自己彈壓著轎夫，擡著女眷們飛奔地逃回。撫標兵究竟寡不敵眾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差不多全打散了。幸虧余鑾已進了城，將近撫署。那時德義正在署中，聞知有變，急急奔出，正要嚴令閉門，余鑾已押了眷轎踉蹌而入。背後槍聲，隨著似連珠般地轟發，門前已開了火了。德義還未舉步，不提防文魁手持大撲刀，突門衝進。正是仇人明見，分外眼明，兜頭一刀斫下，血肉淋漓，飛去了半個頭顱。德義狂叫一聲，返奔了□餘步倒在大堂階下。人聲槍聲鼎沸中，忽然眷轎裡跳出一人，撲在德義血泊的尸身上號啕痛哭。原來便是銀荷。文魁提刀趕到，看見了倒怔住了。忽然暖閣門嘩嘩地大開，景嵩昂然地走了出來。那時大堂外的甬道上立滿了叛徒，人人怒容滿面，個個殺氣冲天。文魁兩眼只注射染血的刀鋒上。忽然尸旁的哭聲停了，銀荷倏地站了起來，突然拉住了文魁的右臂喊道：

『你看見了嗎？我們的恩主唐撫臺出來了。』如瘋狗一般的文魁，被銀荷這句話一提，彷彿夢中驚醒似的文魁的刀鋒慢慢地朝了

下。

「景嵩已走到他面前，很從容地問道：『李文魁，你來做什麼？』文魁低了頭，垂了手，忸怩似地道：『來保護大帥。』景嵩道：『好。』手執一支令箭，遞給文魁，吩咐道：『我正要添募新兵，你認得的兄弟們很多，限你兩天招足六營。派你做統領，星夜開拔，赴獅球嶺駐扎。』文魁叩頭受命。各統領聞警來救，景嵩托言叛徒已散，都撫慰遣歸。另行出示，緝拿戕官凶犯。一天大禍，無形消彌。也虧了景嵩應變的急智，而銀荷的寥寥數語，魔力更大。景嵩正待另眼相看，不想隔了一夜，銀荷竟在暑中投繯自盡。大家也猜不透她死的緣故，有人說她和方德義早發生了關係，這回見德義慘死，誓不獨生。這也是情理中或有之事。但銀荷的死，看似平常，其實卻有關臺灣的存亡、景嵩的成敗。為什麼呢？就為李文魁的肯服從命令，募兵赴防，目的還在欲得銀荷。一聽見銀荷死信，便絕了希望，還疑心景嵩藏匿起來，假造死信哄他，所以又生了叛心，想驅逐景嵩，去迎降日軍。等到日軍攻破基隆的這一日，三貂嶺正在危急，文魁在獅球嶺領了他的大隊，挾了快槍，馳回城中，直入撫署，向景嵩大呼道：『獅球嶺破在旦夕了，職已計窮力竭，請大帥親往督戰罷！』景嵩見前後左右，獐目張牙，環侍的都是他的黨徒，自己親兵反而瑟縮退後。知道事不可為，強自震懾，舉案上令箭擲下，拍案道：『什麼話！速去傳令，敢退後的軍法從事！』說罷，拂袖而入。嘆道：『文魁誤我，我誤臺民！』就在此時，景嵩帶印潛登了英國商輪，內渡回國，署中竟沒一個人知道，連文魁都瞞過了。這樣說來，景嵩守臺的失敗，原因全在李文魁的內變。這種內變，事生肘腋，無從預防，固不關於軍略，也無所施其才能，只好委之於命了。我們責備景嵩說他用人不當，他固無辭。若把他助無告禦外侮的一片苦心一筆抹殺，倒責他違旨失信，這變了日本人的論調了，我是極端反對的。」肇廷舉起一大杯酒，一口吸盡道：「驥兄快人，這段議論，一吐我數月以來的悶氣，當浮一大白！就是劉永福的事，前天有個從臺灣回來的友人，談起來也和傳聞的不同。今天索性把臺灣的事，談個痛快罷！」大家都說道：「那更好了，快說，快說！」

正是：

華筵會合皆名宿，孤島興亡屬女戎。

不知肇廷說出如何的不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